

东区故事

城市恋爱地图

LOVE IN THIS CITY

转身爱恋

Return to love

李洁◎著

转身过去 眼里顺泪流出隔夜的沙子
还复那般纯净与明亮
心被天空绚烂烟火迷离
爱恋正在蔓延
如花开夏季 热烈而勇敢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A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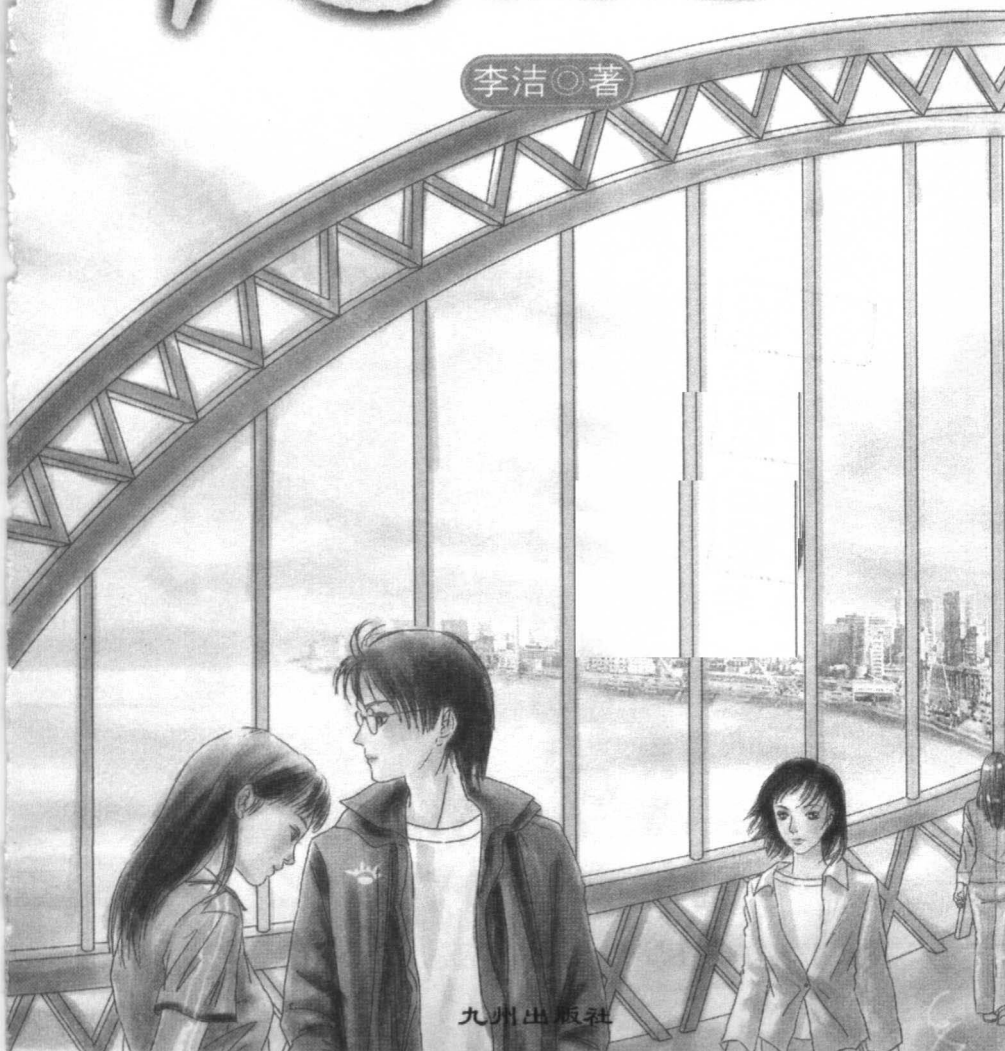
I247.5

9169

身爱恋

Return to love

李洁◎著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区故事：转身爱恋 / 李洁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4.12

(城市恋爱地图)

ISBN 7-80195-201-4

I. 西… II. 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334 号

东区故事：转身爱恋

作 者	李洁 著	责任编辑：黄 盛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2/3/5/6	
邮购热线	(010)68992190	
电子信箱	jiuzhoupress@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95-201-4 / I·200	
定 价	67.2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住在这个城市的东区
这里是大学区
成千上万的学子在这里梦想着不同的未来
爱情犹如青釉子
面临成熟又迫不及待地被采摘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37
第四章	59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11
第七章	135
第八章	160
第九章	186
第十章	205
第十一章	216





第一章

这节是法律公共课，老师在讲台上指画着试图让我们清楚一则案例分析，关于这种某某借了某某多少钱后就死了，该钱是否让某某的后辈来偿还的问题，说实话，我不太感兴趣，虽然还是知道对今后的生活多少有些用途，但心思始终集中不到课堂上。周围很吵，大家都在相互交头

□□□□□□□□□□□□□□□□





接耳着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严肃的法律课成了欢愉的讨论会，我很佩服老师还能在讲台上镇定地传道授业解惑，好像这偌大的阶梯教室没有了这上百号的学生，空空荡荡的只剩他一个人。我端正地坐着没有说话，态度倒像是在听课，只是眼神定定的停留在课桌不知被谁用钢笔尖凿出的窟窿上，发呆。心里重复地默念着上节文学课美女老师教的诗：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我经过黑色七月的炉火历练从外地来跻身于这个人人都向往的现代化大都市，“城东的K大”是这里的标志之一，感觉上整个城东因为K大的存在而成为人们的印象中极具文化底蕴的一个区，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全市最有名的



医院，以及最令塔外人渴望回归的校园文化。

K大是人人都向往的重点大学，这城市里长久以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进了K大等于一只手摸到了金饭碗”，这两年又换了种说法：“进了K大等于一只脚跨进了冠信”，冠信是城南最高级的商务楼，白领云集的地方，也是象牙塔里的目光汇集之地，它像是在某一个不是那么轻易达到的高度，让我们这群未经世事的毛头小孩景仰。

二月的城市中有些恐慌的气氛，班导师在下课后专门留下我们强调最近的注意事项。原来是闹上了传染病，据说发现了一种新型病毒——B号病毒，已经为此归西了上百人，可见其破坏力之强。妈妈一早打来电话关心我这边的情况，千叮万嘱，还准备给我汇点药过来，说是预防病毒的偏方。天下的妈妈大概都是这样，对于只身在外的宝贝总是很不放心，在她们的逻辑里，像我们这样没有经受过多大挫折的孩子永远都是温室的小苗，天敌无数。





年轻人总是具备第一时间接受新兴事物的能力，通知下来的第二天，学校里到处可见面戴口罩的人，似乎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流行风，口罩的样式越来越多，病毒在高校带来的乐趣看来是大过于恐惧，大家相互交流着口罩的款式，走在前面的人则自己设计口罩标新立异，我们忽略了流感的爆发力和破坏程度，可能也只有这群完全理想化的青年能有心思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不闻窗外事地沉浸在自己寻找和制造的乐趣里面了。新闻里播报着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抗击病毒，众志成城，感觉壮烈而澎湃，实际对我们这群尚安定于象牙塔里的学生来说并无多大影响，若用“吸引力”一词来说的话，它的吸引程度还远远赶不上即将到来的情人节。

今天是二月十四号，天气还很阴冷，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依然坚守着对城市的占领。我把脖子上的厚围巾拢了拢，不让风漏进来。寒冷季节里单身的人是最难熬的，身

体和精神上都在过冬，太阳普照的时候可能这方还大雪纷飞，解不开冰冻。

教我们影视评论课的老头有些古怪，盛夏热得要中暑了他偏关严窗户说是“心静则自然凉”，这个天气他却要大敞着窗户说是“空气不好”，我们则说他是滥用权利以满足个人怪癖。他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地把黑泽明及其影视作品用自己的审美观点来褒贬一翻，隐约可见额头有水状物渗出，在这样的天气里不剧烈运动是很难见到汗水的。估计那透窗而入的冷风在他眼里好比酷暑中二十度的空调，降了他四十度的体温。课间，他一手撑在讲桌上，一手拿帕子擦拭额头和颈上的汗水，双唇张合两下，像是在说：“舒服啊”。

好冷啊，我们坐在下面听课的哪里敢多动，大家都不满极了，因为老头是年级主任，在这层背景下我们也只有强忍了不满，还要在迎接他横扫而来的目光时警惕地还以





婴孩般纯真的微笑，以示对此学术观点的赞同和尊敬，他喜欢这种孩子般无邪的笑，那个严厉又慈祥的古怪老头。

我把手向左方伸过去，钻进大可的上衣口袋里。

爱情里没有冬季。

前年的今天，快十二点的时候，大可在我宿舍楼下点燃了四十根蜡烛，围成一个心形，他站在里面，傻傻地抱束玫瑰，打我的手机，说：“我们在一起吧”。我立在五楼宿舍窗前，拿着手机呆在那儿了。整栋宿舍楼都轰动了，每个窗子都挤满了好奇的女生们，大伙儿笑着，议论着，羡慕着，别栋宿舍的人也闻讯跑来看热闹，男生们围着他跟着瞎起哄，一大堆人嬉笑着齐声重复喊道：“一，二，三！我爱你！”他眼巴巴的神情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事情闹得这么大，我再不松口估计楼下那个固执的家伙是活不下去了。

“我答应你。”



四十根蜡烛，那年我们刚好二十岁。

和大可交往快一年半了，我们都在中文系三班。刚进校的时候开班级会，大家按方位轮流做自我介绍，我向来不害怕当众发言，走上讲台大方地介绍自己叫“李云柚”，在我后面的是个男生，他有些结结巴巴，脸涨得通红，害羞地嘀咕着自己叫“吴可”，由于紧张腿发硬，下讲台的时候险些摔倒，大伙儿一阵哄笑，他的脸就更红了，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回了座位，我也笑他，转头看看，他不好意思地冲我吐吐舌头。刚高中毕业上个台阶，我们这样的年龄段和心态尚不能说是年轻还只能用“小”来形容。有一学期的时间我们都刻苦学习，似乎还没有从高三里走出来，很小心地把头埋进书里保护自己。大学生通常都是这样，老实点的最多不过一年，适应快的最多不过一学期，地皮踩熟了，翅膀也就硬了。

他的手暖暖的，握着我，有热流在传递。我侧过头看





看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笑他面无表情的时候总一副呆滞的模样。他直挺挺地坐着，脚在桌下不知疲倦地抖啊抖。有种说法是不太想动又不想定在那里的时候就会不住地抖脚，就像蹲着那样，不想坐在那里但又不想站得直挺挺的，有的人就会蹲着。他眼睛愣愣地望着黑板，像是在上映一出引人入胜的电影，估计是枪战片吧，要是文艺片的话他早鼾声大起了。

手机有短信提示，我打开来看，是敏敏发的，那小毛孩子到现在也没谈过恋爱，我们常开玩笑地说她再不赶快找个婆家嫁了就成了“老Cherry”了。她在短信中说道：“柚子是青涩的，爱情是甜的。祝你们两口子情人节快乐！”我差点晕厥过去，不过还好早已经熟悉了她的风格，这种肉麻又矫情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比蜘蛛结网还常见。

“谢谢！”我回道，“情人节是年轻人的狂欢，不适合我们这老夫老妻的。”这话说出来只是开开玩笑，怎么又感

觉有些酸酸的？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自嘲”吧。

今天是情人节。什么概念？竟然有些模糊。我期待着大可还能像刚追我那会儿突发其想地冒出些浪漫的法子来，可看他抖着脚木讷的模样，抓着我的手像握着自己的手一样没有反应，刚才还扭过头来突然对我冒了一句：“其实罗宾的球技挺好，就是脚劲不足。”我只能对他笑笑，脸上有无辜的表情，足球是他生活中除了吃喝拉撒以外最重要的事情了，有当成事业来发展的决心和趋势，可惜读了个中文系，在射门的关键时刻还看得出有些假里假气的书生味，最后还得让人把球抢了去。我坚持不让自己因为他而改变不喜欢足球运动的事实，只是盯着足球看的时候，越发觉得那圆圆的东西像是某某人的脑袋……

今天要做的事情是把这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坚持到底，然后和大可到食堂吃饭，他拉了他几个朋友，非要别人请客，请客也是吃食堂。下午他去上网，我被寝室里单身的

转身爱恋





小如拉去陪她选发夹。晚饭的时候我会去网吧找那厮，然后要他就这情人节给我个说法，我要找个岔子和他吵一架，让他铭记在情人节里单飞是可耻的。

如预期的一样，每件事情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我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来。大可这时候应该在网吧奋战了吧，有时候我真恨发明网络游戏的人，恨发明足球运动的人，可存在即有道理，就这样把他的魂给牵走了。“那厮！”我恨恨地想。

我和小如坐在篮球馆里，她在一旁一边摆弄着刚买的漂亮发夹，一边用“那种”眼神瞧着场上的某位。我把手搭在放在膝盖上的包上，摸摸那突起的方块，包里塞了个盒子，盒子里面是给他的礼物。

“是你的手机在响吧？”小如耳朵挺尖。

“哦，对。”我刚把它从包里掏出来，就被小如一把抢了去。

“哦——你老公的！”她真是眼疾手快，常翻弄我的手机，比我还熟悉它的键盘操作。

“是吗？他说什么来着？”我装出一副不经心样子。

“柚子老婆——我荣升三十级了——可能要通宵——我叫了外卖吃过了，今天不陪你——喽！”小如念得阴阳怪气。我听得憋了火，心脏有异样的感觉，像是过速了，又像是没有动静，悬在那儿。我听见小如在一旁嘀嘀咕咕的，不是在替我唠叨大可，就是在安慰我，可能是一边安慰一边唠叨，借唠叨来安慰，我是没有听进耳朵，只觉得应该说得不错，是些好话。肚子被火气撑得咕咕直响，我拉了小如向食堂去。心里在盘算着明天怎么使他给我个说法，礼物还是要送他，让他内疚内疚也好。

回想这一年半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算短，可能时间真是耗人的东西。两个人凑一块儿久了都有了些改变，朝着对方的习性靠近，交叉磨合着。对方眼中曾经深深喜欢的自





己在长时间的接触中产生了物理反应，相互沾染了许多共同点，时间长了，原来两个在一起互相吸引的人现在像是两个自己。常听一句话叫“平平淡淡才是真”，我更喜欢“细水长流”这词，细水汨汨长流不息，这感觉不错。感情有时淡淡的挺好，清水解渴，但要我形容，我们似乎是一杯陈置已久将蒸发怠尽的可乐，让人如此舍不得，想用尽方法接住最后一滴的甜。